



编者按:于2001年开始的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包含了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大部分,如今仍陷僵局,促使美国寻求其他的谈判方案。近日,美国高调宣布,计划与欧盟、日本以及其他18个经济体展开谈判,就清除从金融到速递等服务业领域贸易和投资壁垒达成协议。但是,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大的新兴经济体试图避免谈判。这些国家认为,服务谈判应该成为农业和制造业贸易壁垒谈判大框架下的一部分。博弈,仍在继续……

应对经济颓势 美国重打服务贸易小算盘

近日,美国贸易代表柯克就美国启动国际服务贸易谈判事宜致函国会称,该谈判旨在消除从金融到速递等服务业领域贸易和投资壁垒,预计将在未来3个月内展开,从而促进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增加美国服务业的出口和就业。

2012年,美国曾对国内服务贸易产业情况作出调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份研究结果显示,即使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服务贸易供应方,但是实际上,该国潜在的服务贸易出口额将是货物贸易的5倍,也就是说,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存量十分巨大,还有待发掘利用。

该研究报告还预测,国际服务贸易谈判达成后,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增幅将会最大,分别增长140亿美元和210亿美元左右,如果巴西、中国和印度加入谈判,欧美服务贸易增长幅度将达30%。

美国倡议重启谈判

据悉,即将开启的国际服务贸易谈判选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预计有20个贸易伙伴加入谈判当中,其中包括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冰岛、以色列、日本、韩国、墨西哥、新西兰、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瑞士、土耳其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

粗略估算,上述经济体服务贸易总额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2/3。美国、欧盟以及其他一些谈判参与方已经就国际服务协议谈判内容考虑了近一年时间,并于2012年末制定出了大体框架。

2011年,美国的服务贸易顺差为1785亿美元。柯克表示,美国服务业每出口10亿美元,就能为美国提供大约4200个就业岗位,如果服务业能获得像全球制成品那样的出口潜力,那么美国出口可增加8000亿美元。此外,服务业从业人员占美国就业人数的80%左右。

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

国,每年出口规模达1.7万亿美元,占GDP的11%。即便这样,联邦快递国际业务总裁迈克·道克仍表示:“国际服务市场仍然受到严重限制,美国服务提供商在海外市场业务开展面临重重壁垒。”

“一直以来,世界贸易组织(WTO)都积极倡导各国加入国际服务贸易谈判,但实际上,都是一些如美国、欧盟等服务贸易产业发展比较好的国家或地区在积极响应,发展中国家参与的热情并不高,导致谈判一度搁置。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陷入低谷,美国想通过‘再工业化’来实现产品出口倍增、就业增加等目标,仅仅依靠货物出口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不大。而服务贸易一直都是美国的强项,每年都出现较大的贸易顺差,但是增长趋势有所减缓,因此,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极力推动重启服务贸易谈判,主要的谈判对象都是那些此前提出过谈判要价的贸易伙伴,也往往就是服务贸易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研究员倪月菊说。

虽然国际服务贸易谈判也是在WTO框架下进行,但是倪月菊提醒,此次谈判有一点却是例外,“WTO体制有最惠国待遇,它确认的是一种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即确保WTO的一方成员给另一方成员的任何贸易优惠都立即无条件地提供给所有其他成员,从而使最惠国待遇多边化;WTO的所有成员在国际贸易的各个方面享有的是同等的待遇,确保了所有成员在同一水平上进行公平的贸易竞争。而此次国际服务贸易谈判成果仅由参与谈判国享有,不涉及其他WTO成员国。”

谈判变数大

国际服务贸易谈判进展至今,美国越来越多地担当发起者的角色,而其谈判的目的也更加清晰,即希望谈判方取消限制、扭曲和影响国际服务贸易的各种壁垒,达成积极、高标准的国际服务贸易协议,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

倪月菊预测,国际服务贸易谈判的主要议题将集中在金融、物流、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方面,而对于谈判前景她

却不甚看好,“一项国际谈判涉及面很多,尽管参与经济体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在具体细节方面,要想在各个利益相关方之间相互协调,需要考虑的问题还有很多,谈判的变数也将随之增大。”

究其原因,倪月菊分析认为,尽管参与谈判的都是服务贸易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但是因为各方的优势产业不同,谈判的内容就变得十分繁琐。与此同时,美国采取的谈判态度也相对强势,希望其他国家或地区对自己的优势产业开放市场。然而,服务贸易涉及到国家安全领域,如电信和金融领域,因此各个谈判方还是会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那么,在谈判过程中,究竟是坚持底线还是屈从于美国的压力,这些都不得而知。

进口产品是否会威胁国家安全已经成为各个经济体开展贸易交往最重要的考量。2012年,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指控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并“警告和中国华为、中兴合作的美国企业重新寻找供应商”。三一集团起诉奥巴马一案中,美国也是以国家安全为由勒令三一集团撤出在美相关业务。

本月初,美国最重要的核武器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发现其计算机系统包含了一些中国制造的网络安全设备。美国表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将逐步撤换这批设备。

另一个事实是,据行业主管部门统计,中国有60%的行政事业单位的网站可以自由进入,经济部门中70%的信息安全设备是进口设备,特别是信息与核心软件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国外供货商也容易侵入网络系统。

国家安全范畴划分不清晰,这为国际服务贸易谈判又增加了难度。多边贸易体系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是如何解决自由贸易和国家安全间与日俱增的冲突。多数国际贸易协定都允许签约国可以在涉及国家安全或其他基本安全利益问题时不必遵守条约规定,但这些协定却没有试图去界定什么属于国家安全范畴,目前仍由签约方凭自己的良知和判断力来完成这一界定。

国际服务贸易谈判 新兴国家不积极

推动服务贸易谈判,美国和欧盟的算盘打得很响。但是,以中国、印度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并没有买账,而是试图避免谈判。

现阶段,中国正积极参与多哈回合谈判,并认为服务贸易谈判应该成为农业和制造业贸易壁垒谈判大框架下的一部分。

谈判时机未到

“除了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出于保护相关产业的目的,现在也不是我们加入服务贸易谈判的好时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研究员倪月菊说,“客观来讲,中国服务贸易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和欧美国家相比,整体竞争力还是较低。”

此前,中国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司长胡景岩曾经指出中国服务产业发展的五大不平衡:

- 一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发展不平衡。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占货物出口总额比重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
- 二是服务的出口和服务的进口发展不平衡,中国的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逆差主要集中在运输、保险、专利使用和特许、旅游等领域,反映出国内经济和货物贸易发展所产生的国际航运、货物航运的保险、先进技术等巨大需求。
- 三是服务贸易行业结构还不尽平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保险、金融、咨询等高附加值服务贸易在进出口总额中占的比重仍然偏低,运输、旅游等传统贸易仍占据主导地位。
- 四是服务贸易在区域发展上还不平衡,东部沿海发达

地区在运输、保险、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领域,和内陆地区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目前是中国服务贸易主要的出口地区,这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区域布局、货物出口方面发展梯度的区域布局是完全一致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服务贸易发展也具有鲜明的产业梯度特征。

五是服务贸易国际市场结构不平衡,中国的服务进出口还主要集中于中国香港、欧盟、美国、日本、东盟等国家和地区。

“此外,由于产业结构不同,目前,美国在金融、物流以及专利技术等服务领域有着巨大的优势,而这恰恰是中国的短板产业。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地参与谈判,就意味着要对服务产业强国开放市场,对中国相关产业的冲击将是不可衡量的。”倪月菊说,“目前,中国正大力提倡服务产业‘走出去’,此时开放市场对企业来说也是不利的。”

服务外包或受冲击

“另一个让人担忧的问题是,如果此次服务贸易谈判进展较为顺利,服务贸易强国之间的贸易交往会更加频繁,会形成服务产业强国发展越来越好,弱国发展持续不前的情况,服务产业两极分化现象将愈加突出。”倪月菊说。

她还指出另一个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中国现在正大力支持服务产业对外出口,发展服务外包,如果不参与此次谈判,又会面临服务外包业务被其他国家替代和分担的风险,受到另一种冲击。

随着跨国公司经营理念的进一步变革,非核心业务的离岸外包将成为大趋势,国际服务外包市场前景十分广阔。据中国商务部统计,去年1月至10月,中国共签订服务外包合同109753份,合同金额达457.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5.5%,执行金额为342亿美元,同比增长53.7%。中国政府提出,到今年年底,要实现承接国际服

务外包业务300亿美元、新增100万大学生就业的目标,这为投资者进入这个领域提供了无限商机。

面对巨大的服务外包市场或将丢失的风险,倪月菊认为,中国目前需要做的就是关注谈判的同时,重点发展自己的服务产业,待产业具有一定竞争力的时候再加入到谈判当中。

“一项国际谈判往往历时很久,而且变化很多,在这一过程中任何一方退出或者加入谈判都是非常普遍的事情,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谈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很早就宣布欲进入这一谈判,但是现在又对加入TPP后的效果重新做出评估,加入谈判的意愿明显减弱。对于中国来讲,在相关产业发展日新成熟之后,再加入服务贸易谈判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倪月菊说。

产业升级是关键

目前,中国仅在旅游、建筑等传统服务行业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尽管中国的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咨询服务等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很快,但是上述行业在服务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仍然偏低,从2006年的16.3%上升至2010年的19.4%。

近年来,中国大力提倡新兴服务产业,这些产业具有高附加值和高收益率的特点。但中国在专利、保险、金融等新兴服务行业的竞争力仍远远低于美国。

对此,有专家呼吁政府应加大对高附加值新兴服务业的政策倾斜与扶持力度,提供更多的税收和信贷优惠措施,鼓励符合条件的国内企业以独资或合资方式进入服务行业,以促进电信、金融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迅速发展,并且有限度地开放新兴服务业,改善投资环境,引进一定数量的外国服务和提供者,在开放的同时完善这些行业的竞争机制,提高其在市场机制下承受考验的能力。